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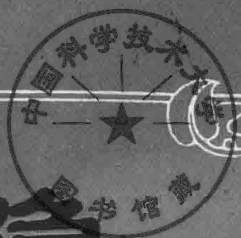
庐隐散文精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书系



LU YIN'S
SELECTED PROSES



庐隐 散文精编

朱珩青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曹洁

封面设计:梁珊

庐隐散文精编

朱珩青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66000 印数0001—3000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722-1/I·672 定 价: 8.00 元

前 言

朱珩青

“五四”时代，对女人来说充其量不过是“花瓶时代”。我这样说，绝非故作惊人之笔。

在“五四”新思想的感召下，一大批女人冲出家庭，走向了社会。然而，这批“娜拉”们的命运如何呢？她们首先遇到的是男人社会的不认同，其次是自己能力之不足，或者说还来不及显示出能力。于是，“娜拉”们痛苦了，踌躇了。其中一些退回或者被拉回家庭。像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所阐述的那样；另一些则找到了与社会妥协的生存方式，充当社会的“花瓶”。她们锦衣玉食，出入于社交场所，显见其地位的优越。为此，“五四”著名女作家庐隐曾撰文解嘲地说：女人由生孩子的机器、家庭小摆设，上升为社会“花瓶”，也算一种进步，“花瓶究竟不是等闲物”啊，应该感谢上苍的“大慈大悲”，感谢男人们的“高抬贵手”；不过，她又说，“花瓶”毕竟是“物”不是“人”。提醒女人不要甘为“花瓶”，要争做与男人一样的“人”。

“花瓶时代”与不甘心做“花瓶”的女人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其张力震荡了一个时代。我们从这个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中都能找到它的痕迹。只要打开她们的作品，一股浓

郁的情绪扑面而来。这里，我们暂且笼统地称它为“五四情绪”。在总的情绪下面，当然又有许多的不同。冰心的闲雅些，淦女士的平实些，凌叔华的则更为聪颖。下面想就庐隐这一类作家的作品，主要是散文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是重压下的悲苦呻吟，抗争的撞击所引发的深刻的矛盾心理。

直接描写家庭的迫害、社会的无情的作品不说，单仅表现日常生活的东西看，作者和她的人物几乎是浸泡在苦水之中。面对肮脏、拥塞、丑陋，她们痛苦、流泪，面对美丽的湖光山色，她们也痛苦，流泪；失败了难过，胜利了也难过。刚刚还是英姿勃发，“英雄”一时，一会儿就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了。她们追求纯真的爱情，然而面对眼前来临的幸福又踌躇不前，甚至拒之门外——当然不是真拒，不过是惊弓之鸟的疑惧和战栗就是了。与庐隐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也是庐的好朋友石评梅的命运史就是一部矛盾史，真是个“为矛盾而生，为矛盾而死”的。总之，她们有受不尽的煎熬，发不尽的牢骚，泄不完的愤懑。作品展开的是一幅拼命挣扎的图画。

第二，作品的强烈的孤独、飘泊和渺茫感。

这批抗争中的女人初涉社会孤立无援，一无安全感。她们深感社会是一个深渊，到处都是陷阱。于是她们只好逃跑、飘泊，从一处飘向另一处，或者说从一处逃向另一处，最后逃向内心。庐隐曾教书数年，但差不多都是半年一换地方。曾被家人戏称“一学期先生”。她的主人公们也是。她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于是只能守着孤独，在想象中为自己营造一所精神家园。庐隐曾有过这样的

向往：两椽质朴、清洁的茅屋，一庭寂寞的花草，一杯茶，一支笔，做自己爱做的事——写作。然而终于办不到，于是乎感伤，孤独而无望。

第三，作品多写自己和自己的内心，或身边琐事，一两个朋友，或观赏山水。

庐隐文风坦白，真诚，颇多激情。比如看到一封过去的学生的信，立即就内疚于自己不曾、也不可能给予帮助；看到一户农家的忙碌还过得去的生活，就高兴地唱起“农家乐”的颂歌来……伴随着这些激情和纯洁的，自然是视界的狭窄和情感的偏激。但她始终企图超越自己。当庐隐写到自己痛苦之极的醉酒和哭得昏天黑地的时候，也曾想把自己的悲哀溶于广大民众的悲哀之中，把目光放大，放远一些，然而终于做不到。她也曾写过一些社会的大题材，然而感情还是纤小的、个人的。看来，那不是她之所长。但由于她的坦诚，却早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翻翻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庐隐的作品，那书的天头上、结尾处常可见读者情不自禁的批语。诸如“不要悲伤”、“起而抗争”之类。可见它们是怎样地打动着读者的心。

第四，庐隐的散文很是吸收了我国传统散文的精髓，其审美心理，审美方式都与此有很深的渊源。比如对自然风光的偏爱。在社会和自然的天平上，庐隐决然地选择了自然。散文中，自然风光占有很大的比例。不过，她的自然风光大多带着感伤的情调。仅看一些篇目即可知其一斑。《月夜孤舟》、《一段春愁》、《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愁煞人》……那大自然的弯月、清风，朦胧的山、清澈的水都与人的悲哀相连、相因、相补。在传统心理上，庐隐撷取的是

偏于纤小、清凄的一面，而摒弃了壮美、宏大的另一面。这既与她的人生处境有关，又与她的审美追求有关。因为她认为“悲哀”这种情感是人最敏感、最丰富的情感，而且与最圣洁、形而上的情感相联系，所以，也是最伟大的情感。我想，这无疑是一种别具一格的追求。

对于庐隐的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里表现出的以上的这些特点和情调，文学史上曾予以很高的评价，因为它是与抗争的一代女性的痛苦和反抗精神相联系着的。但在一定时期，比如红色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后的某个时期，就曾被目为“布尔乔亚”情绪或“无病呻吟”。

其实，庐隐们“无病”吗？有病！起码是恐惧症和忧郁症，应当请心理医师诊治的。特别是这种病深深植根于更为广泛的病态社会之中，就更显其沉重了。庐隐在致石评梅的一封信中说：“原来上帝所给予人们的宇宙，正不是人们熙攘奔波的所在。”可悲乎？可悲！难怪她们这般痛苦。

就“无病呻吟”这个词来说，“病”字的古意指大病，一般的病用“疾”来表示。中国多苦难，所以像这类精神上的富贵病是可以不被称为病的。像庐隐，穷时不至怎样地饿饭，饱时还能栖息于山水之间，本是不该呻吟的。然而换一个角度讲，没什么大病居然能呻吟出不错的文章来，且能感染读者，应该说相当地可贵了。再退一步讲，作品反映出的情绪的直接性、真实感，是这样地富于生活的原生状态，起码是可以作为历史的文献看待而加以保存的。

基于上述认识，编者比较注意庐隐这位作家的总体风格，故遴选了她的《东京小品》中的散文和杂论，还选了《曼丽》、《灵海潮汐》两集中的散文，也选了她的自传，最

后是庐隐的第二个丈夫李唯建的悼念文章，企图从各个侧面反映作家的创作风貌，编者的意图是否从选本中尽情显露，读者自是它最严正的评判家，希望它只是开拓而不是限制了人们对庐隐及她那个时代的认识。

1992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朱珩青

• 东京小品 •

咖啡店.....	3
庙会.....	6
邻居.....	10
沐浴.....	14
樱花树头.....	17
那个怯弱的女人.....	24
柳岛之一瞥.....	36
烈士夫人.....	42

• 其他散文作品 •

异国秋思.....	51
给我的小鸟儿们.....	55
丁玲之死.....	65
灾还不够.....	67
屈伸自如.....	69
监守自盗.....	71
愧.....	73

夏的歌颂.....	75
恋爱不是游戏.....	77
花瓶时代.....	79
我愿秋常驻人间.....	81
男人和女人.....	83
代三百万灾民请命.....	85
今后妇女的出路.....	87
著作家应有的修养.....	90
吹牛的妙用.....	96
寄天涯一孤鸿.....	99
灵海潮汐致梅姊.....	109
月夜孤舟.....	120
愁情一缕付征鸿.....	123
寄燕北故人.....	127
房 东.....	133
秋风秋雨愁煞人.....	143
生命的光荣.....	148
寄梅窠旧主人.....	153
醉 后.....	157
雷峰塔下.....	162
庐隐自传.....	165

· 附录 ·

《东京小品》代序.....	李唯建 233
---------------	---------

咖啡 店

橙黄色的火云包笼着繁闹的东京市，烈焰飞腾似的太阳，从早晨到黄昏，一直光顾着我的住房，而我的脆弱的神经，仿佛是林丛里的飞萤，喜欢忧郁的青葱，怕那太厉害的阳光，只要太阳来统领了世界，我就变成了冬令的蛰虫，了无生气。这时只有烦躁疲弱无聊占据了我的全意识界，永不见如春波般的灵感荡漾，……呵！压迫下的呻吟，不时打破木然的沉闷。

有时勉强振作，拿一本小说在地席上睡下，打算潜心读两行，但是看不到几句，上下眼皮便不由自主地合拢了。这样昏昏沉沉挨到黄昏，太阳似乎已经使尽了威风，渐渐地偃旗息鼓回去，海风也凑趣般吹了来，我的麻木的灵魂，陡然惊觉了，“呵！好一个苦闷的时间，好像换过了一个世纪！”在自叹自伤的声音里，我从地席上爬了起来，走到楼下自来水管前，把头脸用冷水冲洗以后，一层遮住心灵的云翳遂向苍茫的暮色飞去，眼前现出鲜明的天地河山，久已凝闭的云海也慢慢掀起波浪，于是过去的印象，和未来的幻影，便一种种的在心幕上开映起来。

忽然一阵非常刺耳的东洋音乐不住地送来耳边，使听神经起了一阵痉挛。唉！这是多么奇异的音调，不像幽谷里多

灵韵的风声，不像丛林里清脆婉转的鸣鸟之声，也不像碧海青崖旁的激越澎湃之声……而只是为衣食而奋斗的劳苦挣扎之声。虽然有时声带颤动得非常婉妙，使街上的行人不知不觉停止了脚步，但这只是好奇，也许还含着些不自然的压迫，发出无告的呻吟，使那些久受生之困厄的人们同样的叹息。

这奇异的声音正是从我隔壁的咖啡店里一个粉面朱唇的女郎樱口里发出来的。——那所咖啡店是一座狭小的日本式楼房改造成的，在三四天以前，我就看见一张红纸的广告贴在墙上，上面写着本咖啡店择日开张，从那天起，有时看见泥水匠人来洗刷门面，几个年青精壮的男人布置壁饰和桌椅，一直忙到今天早晨，果然开张了。当我才起来，推开玻璃窗向下看的时候，就见这所咖啡店的门口，两旁放着两张红白夹色纸糊的三角架子，上面各支着一个满缀纸花的华丽的花圈，在门楣上斜插着一枝姿势活泼鲜红色的枫树，沿墙根列着几种松柏和桂花的盆栽，右边临街的窗子垂着淡红色的窗帘，衬着那深咖啡色的墙，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鲜明艳丽。

在那两个花圈的下端，各缀着一张彩色的广告纸，上面除写着本店即日开张，欢迎主顾以外，还有一条写着“本店用女招待”字样，——我看到这里，不禁回想到西长安街一带的饭馆门口那些红绿纸写的雇用女招待的广告了。呵！原来东方的女儿都有招徕主顾的神通！

我正出神的想着，忽听见叮叮当当的响声，不免寻声看去，只见街心有两个年青的日本男人，身上披着红红绿绿仿佛袈裟式的半臂，头上顶着像是凉伞似的一个圆东西，手里拿着铙钹，像戏台上的小丑一般，在街心连敲带唱，扭扭捏

捏，怪样难描，原来这就是活动的广告。

他们虽然这样辛苦经营，然而从清晨到中午还不见一个顾客光临，门前除却他们自己作出热闹声外，其余依然是冷清清的。

黄昏到了，美丽的阳光斜映在咖啡店的墙隅，淡红色的窗帘被晚凉的海风吹得飘了起来，隐约可见房里有三个年青的女人盘膝跪在地席上，对着一面大菱花镜，细细的擦脸，涂粉，画眉，点胭脂，然后袒开前胸，又厚厚的涂了一层白粉，远远看过去真是“肤如凝脂，领如蝤蛴”，然而近看时就不免有石灰墙和泥塑美人之感了。其中有一个是梳着两条辫子的，比较最年轻也最漂亮，在打扮头脸之后，换了一身藕荷色的衣服，腰里拴一条橙黄色白花的腰带，背上驮着一个包袱似的東西，然后款摆着柳条似的腰肢，慢慢下楼来，站在咖啡店的门口，向着来往的行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施其外交手段。果然没有经过多久，就进去两个穿和服木屐的男人。从此冷清清的咖啡店里骤然笙箫并奏，笑语杂作起来。有时那个穿藕荷色衣服的雏儿唱着时髦的爱情曲儿，灯红酒绿，直闹到深夜兀自不散。而我呢，一双眼的上眼皮和下眼皮简直分不开来，也顾不得看个水落石出。总而言之，想钱的钱到手，赏心的开了心，圆满因果，如是而已，只应合十念一声“善哉！”好了，何必神经过敏，发些牢骚，自讨苦趣呢！

（原载1930年《妇女杂志》第16卷第12号）

庙会

正是秋雨之后，天空的雨点虽然停了，而阴云兀自密布太虚。夜晚时的西方的天，被东京市内的万家灯火照得起了层乌灰的绛红色。晚饭后，我们照例要到左近的森林中去散步。这时地上的雨水还不曾干，我们各人都换上破旧的皮鞋，拿着雨伞，踏着泥滑的石子路走去。不久就到了那高矗入云的松林里。林木中间有一座土地庙，平常时都是很清静地闭着山门，今夜却见庙门大开，门口挂着两盏大纸灯笼。上面写着几个蓝色的字——天主社，——庙里面灯火照耀如同白昼，正殿上搭起一个简单的戏台，有几个戴着假面具穿着彩衣的男人。那面具有的像龟精鳖怪，有的像判官小鬼，大约有四五个人，忽坐忽立，指手画脚地在那里扮演，可惜我们语言不通，始终不明白他们演的是什么戏文。看起来，总感不到什么趣味，于是又到别处去随喜。在一间日本式的房子前，围着高才及肩的矮矮的木栅栏，里面设着个神龛，供奉的大约就是土地爷了。可是我找了许久，也没找见土地爷的法身，只有一个圆形铜制的牌子悬在中间，那上面似乎还刻着几个字，离得远，我也认不出是否写着本土地神位——反正是一位神明的象征罢了。在那佛龛前面正中的地方悬着一个幡旌似的东西，飘带低低下垂。我们正在仔细揣

摩赏鉴的时候，只见一位年纪五十上下的老者走到神龛面前，将那幡旌似的飘带用力扯动，使那上面的铜铃发出零丁之声，然后从钱袋里掏出一个铜钱——不知是十钱的还是五钱的，只见他便向佛龛内一甩，顿时发出铿锵的声响，他合掌向神前三击之后，闭眼凝神，躬身膜拜，约过一分钟，又合掌连击三声，这才慢步离开神龛，心安意得地走去了。

自从这位老者走后，接二连三来了许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还有尚在娘怀抱里的婴孩也跟着母亲向神前祈祷求福，凡来顶礼的人都向佛龛中舍钱布施。还有一个年纪二十多岁的女人，身上穿着白色的围裙，手中捧着一个木质的饭匣，满满装着白米，向神座前贡献。礼毕，那位道袍秃顶的执事僧将饭匣接过去，那位善心的女施主便满面欣慰地退出。

我们看了这些善男信女礼佛的神气，不由得也满心紧张起来，似乎冥冥之中真有若干神明，他们的权威足以支配昏昧的人群，所以在人生的道途上，只要能逢山开路，见庙烧香，便可获福无穷了。不然，自己劳苦得来的银钱柴米，怎么便肯轻轻易易双手奉给僧道享受呢？神秘的宇宙！不可解释的人心！

我正在发呆思量的时候，不提防同来的建扯了我的衣襟一下，我不禁“呀！”了一声，出窍的魂灵儿这才复了原位，我便问道：“怎么？”建含笑道：“你在想什么？好像进了梦境，莫非神经病发作了吗？”我被他说得也好笑起来，便一同离开神龛到后面去观光。吓！那地方更是非常热闹，有许多倩装艳服，脚着木屐的日本女人，在那里购买零食的也有，吃冰激凌的也有。其中还有几个西装的少女，脚